

作品学习文选
中国作家协会
选编



目次

南柯太守傳	（唐）李公佐（一）
李娃傳	（唐）白行簡（七）
虬髯客傳	（唐）杜光庭（一四）
東城老父傳	（唐）陳鴻（一八）
嬰寧	（清）蒲松齡（二三）
馬介甫	（清）蒲松齡（二七）
促織	（清）蒲松齡（三三）
錯斬崔寧	京本通俗小說（三五）
羊角哀捨命全交	古今小說（五）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警世通言（五）
趙太祖千里送京娘	警世通言（一四）
徽欽北狩	宣和遺事（九二）
林教頭風雪山神廟	施耐菴（一〇五）

火燒赤壁

羅貫中 (二五)

大鬧天宮

吳承恩 (二四)

周學道校士拔真才、胡屠戶行兇鬧捷報

吳敬梓 (二四)

三姑娘殉夫

吳敬梓 (二五)

埋香塚飛燕泣殘紅

曹雪芹 (二九)

海棠詩社

曹雪芹 (二〇)

華

魯迅 (二五)

故鄉

魯迅 (三四)

林家鋪子

茅盾 (三四)

爲奴隸的母親

柔石 (二六)

李媽

魯彥 (三〇)

一篇宣言

葉聖陶 (三六)

手

蕭紅 (三三)

在其香居茶館里

沙汀 (三五)

夜

丁玲 (三七)

小二黑結婚·····	趙樹理 (三七五)
無敵三勇士·····	劉白羽 (三九二)
我的兩家房東·····	康濯 (四〇五)
王媽嫗·····	駱賓基 (四三八)
荷花淀·····	孫犁 (四四四)
一架彈花機·····	馬烽 (四五三)

附 錄

試談『三國演義』的思想性·····	徐士年 (四七〇)
『聊齋誌異』及其作者蒲松齡·····	王文琛 (四九六)
『儒林外史』及其作者·····	張慧劍 (五一二)
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	李希凡、藍翎 (五二一)

南柯太守傳

(唐) 李公佐

東平淳于棼，吳楚游俠之士。嗜酒使氣，不守細行。累巨產，養豪客。曾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因使酒忤帥，斥逐落魄，縱誕飲酒爲事。家住廣陵郡東十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枝幹修密，清陰數畝。淳于生日與羣豪，大飲其下。唐貞元七年九月，因沈醉致疾。時二友人於坐扶生歸家，臥於堂東廡之下。二友謂生曰：『子其寢矣！余將餽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生解巾就枕，昏然忽忽，髣髴若夢。見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槐安國王遣小臣致命奉邀。』生不覺下榻整衣，隨二使至門。見青油小車，駕以四牡，左右從者七八，扶生上車，出大戶，指古槐穴而去。使者即驅入穴中。生意頗甚異之，不敢致問。忽見山川風候草木道路，與人世甚殊。前行數十里，有郭郭城堞。車與人物，不絕於路。生左右傳車者傳呼甚嚴，行者亦爭闕於左右。又入大城，朱門重樓，樓上有金書，題曰：『大槐安國。』執門者趨拜奔走。旋有一騎傳呼曰：『王以駙馬遠降，令且息東華館。』因前導而去。俄見一門洞開，生降車而入。彩檻雕楹，華木珍果，列植於庭下；几案茵褥，簾幃設膳，陳設於庭上。生心甚自悅。復有呼曰：『右相且至。』生降階祇奉。有一人紫衣象簡前趨，賓主之儀敬盡焉。右相曰：『寡君不以弊國遠僻，奉迎君子，託以姻親。』生曰：『某以賤劣之軀，豈敢是望。』右相因請生同詣其所。行可百步，入朱門。矛戟斧鉞，布列左右，軍吏數百，辟易道側。生有平生酒徒周

弁者，亦趨其中，生私心悅之，不敢前問。右相引生升廣殿，御衛嚴肅，若至尊之所。見一人長大端嚴，居正位，衣素練服，簪朱華冠。生戰慄不敢仰視。左右侍者令生拜。王曰：『前奉賢尊命，不棄小國，許令次女瑤芳，奉事君子。』生但俯伏而已，不敢致詞。王曰：『且就賓宇，續造儀式。』有旨，右相亦與生偕還館舍。生思念之，意以爲父在邊將，因歿虜中，不知存亡。將謂父北蕃交遜，而致茲事。心甚迷惑，不知其由。是夕，羔雁幣帛，威容儀度，妓樂絲竹，設膳燈燭，車騎禮物之用，無不咸備。有羣女，或稱華陽姑，或稱青溪姑，或稱上仙子，或稱下仙子，若是者數輩。皆侍從數千，冠翠鳳冠，衣金霞帔，綵碧金釧，目不可視。遨遊戲樂，往來其門，爭以淳于郎爲戲弄。風態妖麗，言詞巧豔，生莫能對。復有一女謂生曰：『昨上巳日，吾從靈芝夫人過禪智寺，於天竺院觀右延舞婆羅門。吾與諸女坐北牖石榻上，時君少年，亦解騎來看。君獨強來親洽，言調笑謔。吾與窮英妹結絳巾，挂於竹枝上，君獨不憶念之乎？又七月十六日，吾於孝感寺悟上真子，聽契玄法師講觀音經。吾於講下捨金鳳釵兩隻，上真子捨水犀合子一枚。時君亦講筵中於師處請釵合視之。賞歎再三，嗟異良久。顧余輩曰：『人之與物，皆非世間所有。』或問吾民，或訪吾里。吾亦不答。情意戀戀，囑盼不捨。君豈不思念之乎？』生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羣女曰：『不意今日與君爲眷屬。』復有三人，冠帶甚偉，前拜生曰：『奉命爲駙馬相者。』中一人與生且故。生指曰：『子非馮翊田子華乎？』田曰：『然。』生前，執手叙舊久之。生謂曰：『子何以居此？』子華曰：『吾放遊，獲受知於右相武成侯段公，因以栖託。』生復問曰：『周弁在此，知之乎？』子華曰：『周生，貴人也。職爲司隸，權勢甚盛。吾數蒙庇護。』言笑甚歡。俄傳聲曰：『駙馬可進矣。』三子取劍佩冕服，更衣

之。子華曰：『不意今日獲觀盛禮，無以相忘也。』有仙姬數十，奏諸異樂，婉轉清亮，曲調悽悲，非人間之所聞聽。有執燭引導者，亦數十。左右見金翠步障，彩碧玲瓏，不斷數里。生端坐車中，心意恍惚，甚不自安。田子華數言笑以解之。向者羣女姑姊，各乘鳳翼輦，亦往來其間。至一門，號『修儀宮』。羣仙姑姊亦紛然在側，令生降車輦拜，揖讓升降，一如人間。徹障去扇，見一女子，云號金枝公主。年可十四五，儼若神仙。交歡之禮，頗亦明顯。生自爾情義日洽，榮曜日盛出入。車服，遊宴賓御，次於王者。王命生與羣寮備武衛，大獵於國西靈龜山。山阜峻秀，川澤廣遠，林樹豐茂，飛禽走獸，無不蓄之。師徒大獲，竟夕而還。生因他日，啓王曰：『臣頃結好之日，大王云奉臣父之命。臣父頃佐邊將，用兵失利，陷沒胡中。爾來絕書信十七八歲矣。王既知所在，臣請一往拜觀。』王遽謂曰：『親家翁職守北土，信問不絕。卿但具書狀知聞，未用便去。』遂命妻致饋賀之禮，一以遣之。數夕還答。生驗書本意，皆父平生之跡。書中憶念教誨，情意委曲，皆如昔年。復問生親戚存亡，閭里興廢。復言路道乖遠，風烟阻絕，詞意悲苦，言語哀傷。又不令生來觀，云『歲在丁丑，當與女相見。』生捧書悲咽，情不自堪。他日，妻謂生曰：『子豈不思爲政乎？』生曰：『我放蕩不習政事，』妻曰：『卿但爲之。余常奉贊。』妻遂白於王。累日，謂生曰：『吾南柯政事不理，太守黜廢。欲藉卿才，可曲屈之。便與小女同行。』生敦授教命。王遂勅有司備太守行李。因出金玉錦繡，箱奩僕妾車馬，列於廣衢，以饒公主之行。生少遊俠，曾不敢有望，至是甚悅。因上表曰：『臣將門餘子，素無藝術，猥當大任，必敗章朝。自悲負乘，坐致覆餗。今欲廣求賢哲，以贊不逮。伏見司隸潁川周弁，忠亮剛直，守法不回，有毗佐之器。處士馮翊田子華，清慎涵養，達政化之源。二人與臣有

十年之舊，備知才用，可託政事。周請署南柯司憲，田請署司農。庶使臣政績有聞，憲章不紊也。」王並依表以遣之。其夕，王與夫人餞於國南。王謂生曰：『南柯國之大郡，土地豐壤，人物豪盛，非惠政不能以治之。況有周田二贊。卿其勉之，以副國念。』夫人戒公主曰：『淳于郎性剛好酒，加之少年。爲婦之道，貴乎柔順。爾善事之，吾無憂矣。南柯雖封境不遙，晨昏有間。今日睽別，寧不沾巾。』生與妻拜首南去，登車擁騎，言笑甚歡。累夕達郡。郡有官吏，僧道，耆老，音樂，車轝，武衛，鑾鈴，爭來迎奉。人物闐咽，鐘鼓喧嘩，不絕十數里。見雉堞臺觀，佳氣鬱鬱。入大城門，門亦有大榜，題以金字，曰：『南柯郡城。』見朱軒棨戶，森然深邃。生下車省風俗，療病苦，政事委以周田，郡中大理。自守郡二十載，風化廣被，百姓歌謠，建功德碑，立生祠宇。王甚重之。賜食邑，錫爵位，居台輔。周田皆以政治著聞，遞遷大位。生有五男二女。男以門蔭授官，女亦聘於玉族。榮耀顯赫，一時之盛，代莫比之。是歲，有檀蘿國者，來伐是郡。王命生練將訓師以征之。乃表周弁將兵三萬以拒賊之衆於瑤臺城。弁剛勇輕敵，師徒敗績。弁單騎裸身潛遁，夜歸城。賊亦收輜重鎧甲而還。生因囚弁以請罪。王並捨之。是月，司憲周弁疽發背，卒。生妻公主遭疾，旬日又薨。生因請罷郡，護喪赴國。王許之。便以司農田子華行南柯太守事。生哀慟發引，威儀在途，男女叫號，人吏奠饌，攀轅遮道者不可勝數。遂達於國。王與夫人素衣哭於郊，候靈輿之至。諡公主曰：『順儀公主。』備儀仗羽葆鼓吹，葬於國東十里盤龍岡。是月，故司憲子榮信，亦護喪赴國。生久鎮外藩。結好中國，貴門豪族，靡不是洽。自罷郡還國，出入無恆，交遊賓從，威福日盛。王意疑憚之。時有國人上表云：『玄象譎見，國有大恐。都邑遷徙，宗廟崩壞。釁起他族，事在蕭牆。』時議以生

修憎之應也。遂奪生侍衛，禁生遊從，處之私第。生自侍守部多年，曾無敗政，流言怨悖，鬱鬱不樂。王亦知之。因命生曰：『姻親二十餘年，不幸小女天枉，不得與君子偕老，良用痛傷。』夫人因留孫自鞠育之。又謂生曰：『卿離家多時，可暫歸本里，一見親族。諸孫留此，無以爲念。』後三年。當令迎生。』生曰：『此乃家矣，何更歸焉？』王笑曰：『卿本人間，家非在此。』生忽若惛睡，晬然久之，方乃發悟前事，遂流涕請還。王顧左右以送生。生再拜而去，復見前二紫衣使者從焉。至大戶外，見所乘車甚劣，左右親使御僕，遂無一人，心甚歎異。生上車，行可數里，復出大城。宛是昔年東來之途，山川原野，依然如舊。所送二使者，甚無威勢。生愆快。生問使者曰：『廣陵郡何時可到？』二使謳歌自若，久乃答曰：『少頃即至。』俄出一穴，見本里閭巷，不改往日，潛然自悲，不覺流涕。二使者引生下車，入其門。升其階，己身臥於堂東廡之下。生甚驚畏，不敢前近。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數聲，生遂發寤如初。見家之僮僕擁簪於庭，二客濯足於榻，斜日未隱於西垣，餘樽尚湛於東牖。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矣。生感念嗟歎，遂呼二客而語之。驚駭，因與生出外，尋槐下穴。生指曰：『此即夢中所經入處。』二客將謂狐狸木媚之所爲祟。遂命僕夫荷斤斧，斷擁腫，折查枿，尋穴究源。旁可袤丈。有大穴，根洞然明朗，可容一榻。上有積土壤以爲城郭臺殿之狀。有蟻數斛，隱聚其中。中有小臺，其色若丹。二大蟻處之，素翼朱首，長可三寸。左右大蟻數十輔之，諸蟻不敢近。此其王矣。即槐安國都也。又窺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轉方中，亦有土城小樓，羣蟻亦處其中，即生所領南柯郡也。又一穴，西去二丈，磅礴空巧，嵌竇異狀。中有一腐龜殼，大如斗，積雨浸潤，小草叢生，繁茂翳蒼，掩映振殼，即生所獵靈龜山也。又窺一穴：東去丈餘，古根盤屈，若龍

虺之狀。中有小土壤，高尺餘，卽生所葬妻婢龍岡之墓也。追想前事，感歎於懷，披閱窮跡，皆符所夢。不欲二客壞之，遽令掩塞如舊。是夕，風雨暴發。旦視其穴，遂失羣蟻，莫知所去。故先言『國有大恐，都邑遷徙。』此其驗矣。復念檀籬征伐之事，又請二客訪跡於外。宅東一里有古澗澗，側有大檀樹一株，藤蘿擁織，上不見日。旁有小穴，亦有羣蟻隱聚其間。檀籬之國，豈非此耶。嗟乎！蟻之靈異，猶不可窮，況山藏木伏之大者所變化乎？時生酒徒周弁田子華並居六合縣，不與生過從旬日矣。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周生暴疾已逝，田子華亦寢疾於牀。生感南柯之浮虛，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門，絕棄酒色。後三年，歲在丁丑，亦終於家。時年四十七，將符宿契之限矣。公佐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吳之洛，暫泊淮浦，偶覲淳于生夢，詢訪遺跡，飜覆再三，事皆摭實，輒編錄成傳，以資好事。雖稽神語怪，事涉非經，而竊位著生，冀將爲戒。後之君子，幸以南柯爲偶然，無以名位驕於天壤間云。

前華州參軍李肇贊曰：

貴極祿位，概傾國都，達人視此，蟻聚何殊。

李娃傳

(唐) 白行簡

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倡女也，節行環奇，有足稱者，故監察御史白行簡爲傳述。天寶中，有常州刺史榮陽公者，略其名氏，不書。時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雋朗有詞藻，迥然不羣，深爲時輩推伏。其父愛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應鄉賦秀才舉，將行，乃盛其服玩車馬之飾，計其京師薪儲之費，謂之曰：『吾觀爾之才，當一戰而霸。今備二載之用，且豐爾之給，將爲其志也。』生亦自負，視上第如指掌。自毗陵發，月餘抵長安，居於布政里。嘗遊東市還，自平康東門入，將訪友於西南。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邃。闔一扉，有娃方凭一雙鬟青衣立，妖姿耍妙，絕代未有。生忽見之，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詐墜鞭於地，候其從者，勅取之。累昞於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辭而去。生自爾意若有失，乃密徵其友遊長安之熟者，以訊之。友曰：『此狹邪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對曰：『李氏頗曠，前與通之者多貴戚豪族，所得甚廣。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也。』生曰：『苟患其不諧，雖百萬，何惜。』他日，乃潔其衣服，盛賓從，而往扣其門。俄有侍兒啓局。生曰：『此誰之第耶？』侍兒不答，馳走大呼曰：『前時遺策郎也！』娃大悅曰：『爾姑止之。吾當整粧易服而出。』生聞之私喜。乃引至蕭牆間，見一姥垂白上僂，卽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詞曰：『聞茲地有隙院，願稅以居，信乎？』姥

曰：『懼其淺陋湫隘，不足以辱長者所處，安敢言直耶？』延生於遲賓之館，館宇甚麗。與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嬌小，技藝薄劣，欣見賓客，願將見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舉步艷冶。生遽驚起，莫敢仰視。與之拜畢，叙寒燠，觸類妍媚，目所未覩。復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潔。久之，日暮，鼓聲四動。姥訪其居遠近。生給之曰：『在延平門外數里。』冀其遠而見留也。姥曰：『鼓已發矣，當速歸，無犯禁。』生曰：『幸接歡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遼闊，城內又無親戚，將若之何？』娃曰：『不見責僻陋，方將居之，宿何害焉。』生數目姥。姥曰：『唯唯。』乃召其家僮，持雙縑，請以備一宵之饌。娃笑而止曰：『賓主之儀，且不然也。今夕之費，願以貧窶生之家隨其粗糲以進之。其餘以俟他辰。』固辭，終不許。俄徙坐西堂，幃幙靡榻，煥然奪目；粧奩衾枕，亦皆侈麗。乃張燭進饌，品味甚盛。徹饌，姥起。生娃談話方切，談諧調笑，無所不至。生曰：『前偶過卿門，遇卿適在屏間。厥後心常動念，雖寢與食，未嘗或捨。』娃答曰：『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來，非直求居而已，願償平生之志。但未知命也若何？』言未終，姥至，詢其故，具以告。姥笑曰：『男女之際，大欲存焉。情苟相得，雖父母之命，不能制也。女子固陋，曷足以薦君子之枕席？』生遂下階，拜而謝之曰：『願以己爲廝養。』姥遂目之爲郎，飲酣而散。及旦，盡徙其囊橐，因家於李之第。自是生屏跡戢身，不復與親知相聞。日會倡優儕類，狎戲遊宴。囊中盡空，乃鬻駁乘，及其家童。歲餘，資財僕馬蕩然。邇來姥意漸怠，娃情彌篤。他日，娃謂生曰：『與郎相知一年，尙無孕嗣。常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致薦酹求之，可乎？』生不知其計，大喜。乃質衣於肆，以備牢醴，與娃同謁祠宇而禱祝焉，信宿而返。策驢而後，至里北門，娃謂生曰：『此東轉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將想而觀』

之，可乎？」生如其言，前行不踰百步，果見一車門。窺其隙，甚弘敞。其青衣自車後止之曰：『至矣。』生下，適有一人出訪曰：『誰？』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嫗至，年可四十餘，與生相迎，曰：『吾甥來否？』娃下車，嫗迎訪之曰：『何久疎絕？』相視而笑。娃引生拜之，既見，遂偕入西戟門偏院中。有山亭，竹樹蔥蒨，池榭幽絕。生謂娃曰：『此姨之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語對。俄獻茶果，甚珍奇。食傾，有一人控大宛，汗流馳至，曰：『姥遇暴疾頗甚，殆不識人。宜速歸。』娃謂姨曰：『方寸亂矣，某騎而前去，當令返乘，便與郎偕老。』生擬隨之，其姨與侍兒偶語，以手揮之，令生止於戶外，曰：『姥且歿矣。當與某議喪事以濟其急。奈何遽相隨而去？』乃止，共計其凶儀齋祭之用。日晚，乘不至。姨言曰：『無復命，何也？』郎驟往覘之，某當繼至。』生遂往，至舊宅，門扃鑰甚密，以泥緘之。生大駭，詰其隣人。隣人曰：『李本稅而居，約已周矣。第主自收。姥徙居，而且再宿矣。』徵『徙何處？』曰：『不詳其所。』生將馳赴宣陽，以詰其姨，日已晚矣，計程不能達。乃弛其裝服，質饌而食，質榻而寢。生悲怒方甚，自昏達旦，目不交睫。質明，乃策蹇而去。既至，連扣其扉，食頃無人應。生大呼數四，有宦者徐出。生遽訪之：『姨氏在乎？』曰：『無之。』生曰：『昨暮在此，何故匿之？』訪其誰氏之第。曰：『此崔尚書宅。昨者有一人稅此院，云遲中表之遠至者。未暮去矣。』生惶惑發狂，罔知所措，因返訪布政舊邸。邸主哀而進膳。生怨懣，絕食三日，遭疾甚篤，旬餘愈甚。邸主懼其不起，徙之於凶肆之中。綿綴移時，合肆之人共傷歎而互飼之。後稍愈，杖而能起。由是凶肆日假之，令執纓帷，獲其直以自給。累月，漸復壯，每聽其哀歌，自歎不及逝者，輒嗚咽流涕，不能自止。歸則效之。生，聰敏者也。無何，曲盡其妙，雖長安無有倫

比。初，二肆之傭凶器者，互爭勝負。其東肆車疊皆奇麗，殆不敵，唯哀挽劣焉。其東肆長知生妙絕，乃釀錢二萬索顧焉。其黨者舊，共較其所能者，陰教生新聲，而相讚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長相謂曰：『我欲各閱所傭之器於天門街，以較優劣。不勝者罰直五萬，以備酒饌之用，可乎？』二肆許諾。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證，然後閱之。士女大，和會聚至數萬。於是里胥告於賊曹，賊曹聞於京尹，四方之士，盡赴趨焉。巷無居人。自旦閱之，及亭午，歷舉輦疊威儀之具，西肆皆不勝，師有慙色。乃置層榻於南隅，有長髯者擁鐸而進，翊衛數人。於是奮髯揚眉，扼腕頓顙而登，乃歌白馬之詞。恃其夙勝，顧眄左右，旁若無人。齊聲讚揚之，自以爲獨步一時，不可得而屈也。有頃，東肆長於北隅上設連榻，有烏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嬰而至，卽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發調，容若不勝。乃歌薤露之章，舉聲清越，響振林木，曲度未終，聞者獻歎掩泣。西肆長爲衆所誚，益慚恥。密置所輸之直於前，乃潛遁焉。四座愕眙，莫之測也。先是，天子方下詔，俾外方之牧，歲一闕至下，謂之入計。時也適遇生之父在京師，與同列者易服章竊往觀焉。有老豎，卽生乳母壻也，見生之舉措辭氣，將認之而未敢，乃泫然流涕。生父驚而詰之。因告曰：『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財爲盜所害。奚至是耶？』言訖，亦泣。及歸，豎間馳往，訪於同黨曰：『向歌者誰？若斯之妙歟？』皆曰：『某氏之子。』徵其名，且易之矣。豎凜然大驚，徐往，迫而察之。生見豎色動，回翔將匿於衆中。豎遂持其袂曰：『豈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載以歸。至其室，父責曰：『志行若此，污辱吾門。何施面目，復相見也？』乃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園東，去其衣服，以馬鞭鞭之數百。生不勝其苦而斃。父棄之而去。其師命相狎暱者陰隨之，歸告同黨，共加傷歎。令二人齎葦席瘞

焉。至，則心下微溫。舉之，良久，氣稍通。因共荷而歸，以葦筒灌勺飲，經宿乃活。月餘，手足不能自舉。其楚撻之處皆潰爛，穢甚。同輩患之。一夕，棄於道周。行路咸傷之，往往投其餘食，得以充腸。十旬，方杖策而起。被布裘，裘有百結，襪襪如懸鶉。持一破甌，巡於閭里，以乞食爲事。自秋徂冬，夜入於糞壤窟室，晝則周遊塵肆。一旦大雪，生爲凍餒所驅，冒雪而出，乞食之聲甚苦。聞見者莫不懷惻。時雪方甚，人家外戶多不發。至安邑東門，循理垣北轉第七八，有一門獨啓左扉，卽娃之第也。生不知之，遂連聲疾呼『饑凍之甚，』音響淒切，所不忍聽。娃自閤中聞之，謂侍兒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連步而出，見生枯瘠疥厲，殆非人狀。娃意感焉，乃謂曰：『豈非某郎也？』生憤懣絕倒，口不能言，頷頤而已。娃前抱其頸，以繡襦擁而歸於西廂。失聲長慟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絕而復蘇。姥大駭，奔至，曰：『何也？』娃曰：『某郎。』姥遽曰：『當逐之。奈何令至此？』娃斂容却睇曰：『不然。此良家子也。當昔驅高車，持金裝，至某之室，不踰期而蕩盡。且互設詭計，捨而逐之，殆非人。令其失志，不得齒於人倫。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絕，殺而棄之。又困躓若此。天下之人盡知爲某也。生親戚滿朝，一旦當權者熟察其本末，禍將及矣。況欺天負人，鬼神不祐，無自貽其殃也。某爲姥子，迄今有二十歲矣。計其貲，不啻直千金。今姥年六十餘，願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此子別卜所詣。所詣非遙，晨昏得以溫清。某願足矣。』姥度其志不可奪，因許之。給姥之餘，有百金。北隅因五家稅一隙院。乃與生沐浴，易其衣服，爲湯粥，通其腸；次以酥乳潤其臟。旬餘，方薦水陸之饌。頭巾履襪，皆取珍異者衣之。未數月，肌膚稍腴；卒歲，平愈如初。異時，娃謂生曰：『體已康矣，志已壯矣。淵思寂慮，默想曩昔之藝業，可溫

習乎？』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娃命車出遊，生騎而從。至旗亭南偏門鬻填典之肆，令生揀而市之，計費百金，盡載以歸。因令生斥棄百慮以志學，俾夜作書，孜孜矻矻。娃常偶坐，宵分乃寐。伺其疲倦，卽諭之綴詩賦。二歲而業大就，海內文籍，莫不該覽。生謂娃曰：『可策名試藝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戰。』更一年，曰：『可行矣。』於是遂一上登甲科，聲振禮闈。雖前輩見其文，罔不斂衽敬羨，願友之而不可得。娃曰：『未也。今秀士苟獲擢一科第，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顯職，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穢跡鄙，不侔於他士。當募淬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連衡多士，爭霸英羣。』生由是益自勤苦，聲價彌甚。其年，遇大比，詔徵四方之雋，生應直言極諫科，策名第一，授成都府參軍。三事以降，皆其友也。將之官，娃謂生曰：『今之復子本軀，某不相負也。願以殘年，歸養老姥。君當結媛鼎族，以奉蒸嘗。中外婚媾，無自黷也。勉思自愛。某從此去矣。』生泣曰：『子若棄我，當自剄以就死。』娃固辭不從，生勤請彌懇。娃曰：『送子涉江，至於劍門，當令我回。』生許諾。月餘，至劍門。未及發而除至，生父由常州詔入，拜成都尹，兼劍南採訪使。浹辰，父到。生因投刺，謁於郵亭。父不敢認，見其祖父官諱，方大驚，命登階，撫背慟哭移時，曰：『吾與爾父子如初。』因詰其由，具陳其本末。大奇之，詰娃安在。曰：『癸某至此，當令復還。』父曰：『不可。』翌日，命駕與生先之成都，留娃於劍門，築別館以處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備六禮以迎之，遂如秦晉之偶。娃既備禮，歲時伏臘，婦道甚修，治家嚴整，極爲親所眷。向後數歲，生父母皆歿，持孝甚至。有靈芝產於倚廬，一穗三秀。本道上聞。又有白鸞數十，巢其層臺。天子異之，寵錫加等。終制，累遷清顯之任。十年間，至數郡。娃封汧國夫人。有四子，皆爲大官，其卑

者猶爲太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門，內外隆盛，莫之與京。嗟乎，倡蕩之姬，節行如是，雖古先烈女，不能踰也。焉得不爲之歎息哉！予伯祖嘗牧晉州，轉戶部，爲水陸運使。三任皆與生爲代，故暗詳其事。貞元中，予與隴西公佐話婦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國之事。公佐拊掌竦聽，命予爲傳。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時乙亥歲秋八月，太原白行簡云。